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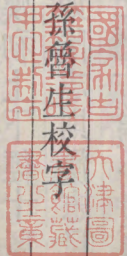
10841

孟鄰堂文鈔卷之六

武進楊 椿農先氏著

曾孫曾生校字

說卦考



王充論衡考宣皇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而不言所得何篇隋書經籍志秦焚書易以下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則似武昭前未有說卦宣帝時始有之矣陸德明經典釋文河內女子得說卦一篇韓康伯分爲序卦雜卦則又似漢魏前未有序卦雜卦晉武時始分之矣今考說卦之名見於史記豈至宣帝時得序卦之名見於漢志宋崇文總目有鄭康成所註序卦雜卦則亦非康伯所分明已史記孔子世家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說卦文言而不言雜卦漢書藝文志孔氏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而不言說卦雜卦儒林傳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而不言說卦序卦雜卦蓋其詞互見非書有缺全也若漢初果失則漢藝文志儒林傳自備言之不得僅言易爲卜筮之書秦獨不禁傳受者不絕矣且惟漢初上下經十翼俱全故志有易經十二篇之目若如隋志則漢志目止應九篇如經典釋文漢志目亦止應十篇不得言

十二篇矣竊嘗思之漢宣時說卦大約如晉武時汲冢所得之周易上下經與田何之周易上下經無異韓康伯分說卦一篇爲三篇如梅賾分尚書顧命爲康王之誥又分出盤庚二篇與鄭註之古文尚書無異之類而豈說卦始得於河內女子序卦雜卦始分於韓康伯也哉

伏書篇數考

史漢儒林傳漢書藝文志伏書二十九篇今所傳二十八篇孔穎達尚書正義司馬遷時已得泰誓并歸於伏生故二十九夫泰誓後得豈在二十九篇之內

孟鄰堂文鈔

卷六

伏書篇數考

二

梅賾讀書譜朱彝尊經義考其一乃百篇之序夫伏書初出劉歆以爲朽折散絕安得有百篇之序百篇序蓋出於古文既起之時未必在二十九篇內也漢書律歷志註顏師古曰武成亦今文尚書則二十九篇之一殆武成乎經義考云武成繫日於古文尚書中最爲可疑今文豈得有是今以漢志所引武成考之其繫日與召誥顧命同竹垞所指蓋梅賾之武成耳其詳在武成考中

孔書篇數考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

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此安國所起之篇數也漢書劉歆傳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中書十六篇天漢後孔安國家獻之此安國家所上之篇數也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註鄭元敘贊云本五十八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此劉向所校之篇數也尚書正義鄭元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更增益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者鄭註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孟鄰堂文鈔

卷六

孔書篇數考

三

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此鄭元所註之篇數也孔於伏生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尙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族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此梅賾所獻之篇數也梅本現存孔氏所上

劉向所校篇目亦不得而知矣鄭註雖亡其目幸在若遽以爲孔氏之古文則余豈敢以爲張霸之僞書則又有不可者漢書儒林傳張霸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今汨作九共典寶原命肆命之事皆不見左傳而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旅獒之序史記並不載其現存之序文皆甚簡則所謂爲作首尾於何爲之傳又云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正義言孔傳三十三篇與鄭註同則鄭之二十四篇非分析合二十九篇明已傳又云霸書凡百二篇而正義以鄭註二十四篇爲張霸僞造豈百二篇中康成止采二

孟鄰堂文鈔

卷六

孔書篇數考

四

十四篇耶正義何以止言僞造而不言采取也隋書經籍志馬鄭所傳惟二十九篇自餘絕無師說蓋言二十九篇之外馬鄭所註皆張霸僞書梅賾所增馬鄭俱未之註耳非馬鄭止註二十九篇也若止二十九篇則鄭註書序不得有二十四篇之目正義亦不言僞造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矣余之不敢遽以爲僞者此也伏生書有堯典有皐陶謨二帝君臣之事畧備而鄭註舜典非分之堯典益稷非分之皐陶謨又別有汨作九共大禹謨諸篇則有虞之書不太多所紀皆何事耶孟子欲常常而

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改接於有庠趙註皆尚書逸篇之辭豈卽在鄭註虞書內耶伏生尚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殷傳有帝告篇史記殷本紀有湯征湯誥周本紀有武成漢書律厯志有伊訓武成畢命必皆孔氏古文而帝告湯征畢命鄭註無之九共湯誥伊訓武成未知與尚書大傳史記漢書同異何如大禹謨五子之歌皆征湯誥伊訓咸有一德武成旅獒等九篇亦未知與梅書同異何如也余之不敢遽以爲眞者此也夫去古日遠鄭註眞僞今旣無從而定孔傳則朱子疑之於前魯齋仁山草廬諸先生議孟鄰堂文鈔

卷六

孔書篇數考

五

之於後而終不敵信之者之多蓋古聖嘉言格論是書無不摭摭蒼萃其爲之也勞傳之也久後不得而廢之耳要豈聖人之原經也哉

堯典諸篇異同考

班固儒林傳司馬遷從安國問古文尚書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史記所載往往與經文異堯本紀終於帝乃徂落蓋古文之堯典也舜本紀始於格文祖蓋古文之舜典也堯典今止於釐降舜典始於慎徽五典夏本紀臯陶述謨至賡歌止蓋古文之臯陶謨也今分贊贊襄哉以上

爲臯陶謨汝亦昌言以下爲益稷母若丹朱傲數語
史記及漢書論衡俱言舜之戒禹也今則爲禹之告
舜微子篇父師少師孔傳父師太師箕子也少師比
干也史記宋世家箕子比干之外別有太師少師金
縢篇秋大熟以下周公居東時事史記魯世家周公
卒後事殷本紀湯征與孟子湯始征當是一篇採用
各不同耳今點竄孟子入於仲虺之誥史記所引則
無之殷本紀湯誥與伏書之文相似今湯誥無一字
同者漢書律厯志有伊訓有畢命所引雖不多蓋亦
皆古文也今增損其句字咸有一德史記作於湯代
孟鄰堂文鈔

卷六

堯典諸篇異同考

六

夏初今則在伊尹告歸之時文侯之命史記言襄王
命重耳今則言平王命仇其諸乖異又如此隋書經
籍志鄭註二十九篇雜以今文非孔舊本孔穎達尙
書正義三十三篇與鄭註同夫今之經文果安國古
文則三十三篇當不同於鄭註而乃反與之同則今
之經文爲眞古文乎否乎史記索隱平章今文作辯
章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孟豬今文作孟諸尙書正
義宅嵎夷夏侯等書作宅嵎鐵今史記平章爲便章
嵎夷爲郁夷孟豬爲明都在治忽爲來始滑與伏書
及今之經文皆不合蓋史記所載者伏書多用安國

之說康成所註者古文雜以伏生之本是今之三十
三篇卽鄭康成雜以今文之古文故其辭與史記異
餘二十五篇則好事者掇拾爲之者耳夫伏孔之書
已非孔聖全經今之所存更非漢儒舊本誰汨之而
誰沒之能不咎康成穎達諸人也哉

盤庚考一

康成尙書註言盤庚上篇陽甲爲君盤庚爲臣時事
孔穎達正義以與孔傳異斥爲謬妄其詳遂不得傳
今以其說尋繹經文有可意會者篇首我王來旣爰
宅于茲我王蓋陽甲也盤庚斃于民由乃在位以常
孟鄰堂文鈔卷六 盤庚考一
七
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
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上稱盤庚下稱王者陽甲爲君
盤庚爲相臣民有不樂遷盤庚先出教之又戒諭之
然後令其入見王自誥之也自盤庚言則曰我王自
史臣言則曰王皆陽甲也中篇下篇但言盤庚不復
言王則盤庚已自爲王故耳中篇先王不懷厥攸作
視民利用遷先王亦陽甲也不從厥志從陽甲遷都
之志也二孔乃以我王爲祖乙而命衆之王格汝衆
之王視民利用遷之先王皆置不解以不從厥志爲
我欲利汝衆故大從其志而徙之失其旨矣正義又

云盤庚以君名名篇必是爲君時事夫舜禹非君名耶舜典敘爲君事半爲臣事亦半大禹謨則皆爲臣時事穎達不糾彼而獨糾此何也斯見穎達謬妄也已

盤庚考二

書序盤庚將治亳殷孔傳殷亳之別名孔疏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束皙云孔子壁中書將治亳殷爲將始宅殷孔疏曰壁中書安國先得亳字摩滅容或爲宅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皙妄爲說也今按地理諸書亳無殷名史記殷虛亦不名亳且亳非一所有南亳北亳西亳又有景亳不知二孔所指之亳何亳殷爲何亳內之別名也下篇心腹腎腸夏侯等書爲憂腎陽治亳之譌猶之矣竊意皙說非妄疏之附會孔傳者妄耳

盤庚考三

竹書紀年殷祖乙元年遷耿二年圮于耿遷庇南庚三年遷奄史記殷本紀祖乙遷邢是祖乙遷耿未久卽爲河圮於庇於邢已非一所南庚復遷於奄則陽甲盤庚時耿豈尙爲所都耶孔傳乃以我王來旣爰宅于茲爲祖乙居耿鄭註亦有祖乙居耿云云其說

似俱未的夫今之去三代遠矣古書亡滅既無要證
惟當以經解經尙可庶幾得之上篇我王來既爰宅
于茲又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中篇先王不懷厥
攸作視民利用遷陽甲已有所遷之證也下篇今我
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中篇予若顛懷茲新邑亦
惟汝故以丕從厥志陽甲所遷復圮盤庚又遷之證
也下篇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又云爾謂朕曷動震動
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盤庚復居湯故
居之證也漢書地理志皮氏縣耿鄉故耿國襄國縣
故邢國俱不言祖乙所都後漢書郡國志註始言皮
孟鄰堂文鈔卷六 盤庚考三

九

氏有耿鄉尙書祖乙徙此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
記因之故邢國之爲殷都則惟見杜氏通典邢與耿
二地司馬貞史記索隱乃合之爲一謂遷邢之邢音
耿卽漢耿鄉豈不鑿哉

泰誓考

漢得泰誓在武帝時者劉歆傳云建元間泰誓後得
博士集而讀之劉向別錄云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孔
穎達正義云史記武王紀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此
一泰誓也在宣帝時者正義引王充論衡及後漢史
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

今論衡正說篇止云逸
周書一篇不言泰誓

此又一泰誓也二次所得先

後不同今文古文亦異隋書經籍志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不言今文古文亦不言得在何時疑卽

本始古文也東晉梅賾獻古文尙書內有泰誓三篇云漢武時孔安國所上唐孔穎達尊信爲眞而今文泰誓東漢馬融魏王肅已疑其僞唐後遂不復傳本始古文世絕無道之者所存惟梅賾之古文耳而疑者半信者亦半以今考之漢書儒林傳司馬遷從安國問古文尙書故遷書載堯典諸篇多古文說使梅賾所獻泰誓孔安國已上之司馬遷自用之矣堯典

孟鄰堂文鈔

卷六

泰誓考

十

諸篇伏生所傳遷尙采之古文泰誓後得獨不用古文而仍用今文則今之泰誓豈眞安國所起耶後漢書賈逵傳肅宗詔逵撰尙書今古文同異使古文已有泰誓亦當在所撰之中而正義載逵奏尙書疏有流爲烏之文而無今之泰誓則今之泰誓非安國所起益明已正義云李禹集註尙書於僞泰誓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夫李禹所註今無從知其眞僞安國爲武帝博士奉詔集讀則書雖僞傳亦職所當爲何必梅賾所獻之孔傳獨眞李禹所引之孔傳遂僞耶正義又云於先有張霸之徒僞

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夫張霸成帝永始
中人司馬遷作史記在武帝太初元年相去幾百年
安得云霸在遷前且霸書百有二篇非止泰誓又安
得云霸藏泰誓出於武帝時耶夫馬融之疑今文泰
誓以無書傳所引之泰誓耳梅賾則盡有之且有傳
記祇名爲書而亦入之泰誓或點竄字句不盡如其
原文則昔之今文泰誓固僞今之古文泰誓又豈果
眞也哉

武成考

昔之議武成者多矣程子朱子公是劉氏半山王氏

孟鄰堂文鈔

卷六

武成考

七

次魚胡氏靜正牟氏震川歸氏悉改正其次序而歸
氏本爲勝然皆今武成非古武成也古武成漢書律
厯志三引之顏師古註曰亦今文尙書余考之皆在
今逸周書世俘篇史記周本紀陳師牧野至享祀於
軍在逸周書克殷篇享祀於軍下史記有乃罷兵西
歸行狩紀政事作武成十三字蓋古武成序而逸周
書無行狩至武成八字疑後失也世俘克殷二篇語
多荒誕而不言血流漂杵梅賾書有之然餘皆近理
雜出於論語孟子左傳戰國策小戴記諸書蓋今武
成好事者掇拾所成克殷世俘則古武成僅存之一

二策竹垞朱氏曰武成書日不應與召誥顧命異今以漢書志所引武成篇質之粵若來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三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死霸朔也庚申二月朔日也生霸望也四月甲辰望乙巳旁之則所云五日中午間三日六日止間四日未始不與召誥顧命同今武成丁未祀於周廟世俘之燎於周廟也庚戌柴望世俘之祀於天位也書法異祭日亦異則今之武成後人偽造無疑而書疏反以爲真以漢志所引爲僞誤

孟鄰堂文鈔

卷六

武成考

七

矣書疏鄭康成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而所載鄭註古文篇目仍有之則未知得之何自與逸周書梅賾書同異得失何如也

讀書

伏書難讀孔書易讀劉歆班固已言之韓子曰周詩商盤佶屈聳牙今讀之意思綢繆情辭剴切抑揚反覆有一唱三歎之致未見其難讀也召誥洛誥無逸君奭立政諸篇尤纏綿悱惻古大臣陳善協恭之誼於此可見蓋非聖人不能言亦非聖人不能述也特出屋壁時朽折散絕伏生年老未遑是正爲可惜耳

孔書獻於梅賾古聖微言奧義爲諸經子引述者悉見其間宜與伏書相類乃字句間有點竄上下文每不相蒙伊訓太甲說命旅獒諸篇義與理雖皆動人心目然辭近清潤無真氣以舉之蓋微特與伏書異較之逸周書國語大小二戴記亦相去遠矣疑魏晉間人聚斂成之并非西漢人筆也

讀論語

論語二十篇學而至子罕其意微其辭婉鄉黨以孔子動靜語默飲食衣服終之似出一人之手先進至陽貨其意顯其辭峻微子以聖賢之不遇周公之訓

孟鄰堂文鈔

卷六

讀書

讀論語

七

子周士一門之盛繼之子張以諸弟子言論又繼之堯曰則柳子厚論之當矣論政莫詳於子張之問從政故以是終焉似又出一人之手不知命則魯論所無康成從古論增之者也故附於卷末夫二十篇之書前後結撰各異言談辭氣亦有不同則不知記之者爲之抑纂輯者爲之也適魯者觀夫子廟堂車服禮器猶低徊留之不能去况讀其書恍焉如接乎其容玩其辭肅焉如佩乎其訓有不憤發以志於聖賢者乎則言談辭氣之間正聖人之意之所在敢不探索而身體之哉

讀孝經

余讀孝經知非孔氏全書蓋漢晉諸儒剽竊爲之者也何也其中名言至理頗多游辭晦語浮而不實泛而不切者亦有之又其甚者孝一而已乃分之爲五日天子之孝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所分又俱未的諸侯之孝曰在上不驕制節謹度天子卿大夫士非在上者乎又孰可驕乎可不制節謹度乎卿大夫之孝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而天子諸侯下而士庶人言可非法行可非道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父母同也自諸侯以下君父同也士之孝孟鄰堂文鈔

卷六 讀孝經

十四

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將母有不敬并不愛君有不愛并不敬者乎其他傳會詩書好言後效裂取成文強加裝綴誠有如朱子所譏者蓋微特不如論語之言孝且與大戴記曾子諸篇迥別矣余故因朱子刊誤廣其說如右朱子自跋刊誤云幸有所因述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椿言益妄然所因者朱子也庶免鑿空之罪也夫

儒林傳之今文非伏書辨

尙書在漢出於伏生者直謂之尙書或曰歐陽尙書

大小夏侯尚書並無今文之名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所謂今文蓋漢時字漢書儒林傳謂之今文是也。以今文讀之卽孔序隸古定意起者辭義皆通如劉歆傳云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也藝文志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考者考其篇數之多寡非讀其文也後人混藝文志之考儒林傳之讀爲一解又以儒林傳今文爲伏生之二十九篇遂名伏書爲今文以別於孔氏之古文誤矣。

伏書非口授辨

孟鄰堂文鈔

卷六

儒林傳經文非伏書辨

五

史漢儒林傳漢書藝文志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劉歆移讓太常博士云尚書初出屋壁是伏生書出壁中明甚孔穎達尚書正義夏侯等書岨夷爲岨鐵心腹腎腸爲憂腎陽其爲壁藏糝糊無疑漢書儒林傳註引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畧以其意屬讀而已所謂傳言教錯句讀意義非經文也自梅賾僞撰孔序有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之語隋書經籍志陸德明經典釋文孔穎達尚書正義因之世遂謂伏書傳於口授失其實矣。

孔書非壁藏辨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而無得古文於壁中安國獻之之事五宗世家魯共王好治宮室苑囿季年好音亦無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之事則古文尙書本孔氏家所有非出於壁中安國亦但起之未嘗獻之也漢書景十三王傳始言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聞鐘磬琴瑟之聲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漢書藝文志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所言大抵相同竹垞朱氏經義考引荀悅漢紀孝成帝三年劉孟鄰堂文鈔

卷六

伏書非古授辨孔書藏辨

末

向典校經傳於古文尙書論語孝經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以爲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孔安國下獻字上脫去家字之證則所謂聞鐘磬琴瑟之聲止不復壞及得古文於壞壁中乃安國後人獻書時附會伏生壁藏且以神奇粉飾之耳非事實也書序云古文書皆科斗文字夫古文之名以與漢時書異體非科斗也漢世經傳皆用之所謂中古文是也若如書序所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獨何自知之孔子雅言書又曰今天下書同文吾從周若以時人不能知之科斗書虞夏商周之謨誥豈聖人從

周之道亦豈雅言意乎其爲僞更有不待辨而自明者矣

漢儒不見古文尙書辨

今之言孔氏古文多於伏生書者班固儒林傳藝文志也言張霸僞古文百兩篇者亦班固儒林傳也傳中先敘伏書次敘孔書又次敘霸書是非眞僞先後秩然志不及霸書者以僞不著錄也孔穎達尙書正義劉向不見孔傳劉歆賈逵馬融鄭元亦不見之又云庸生賈馬惟傳孔學三十三篇其五十八篇及傳記絕無傳者又云諸儒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孟鄰堂文鈔

卷六

漢儒不見古文尙書辨

七

造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又云藝文志古文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僞書二十四篇也其說皆爲無據今試一一質之漢書劉向傳成帝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劉歆傳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後漢書賈逵傳父徽受古文尙書於塗暉永平中兼校秘書馬融傳永初四年詣東觀典校秘書桓帝時重在東觀著述夫古文中秘所藏二劉賈馬奉詔校書則十六篇者豈得不見所未見者梅賾二十五篇及傳耳其時賾尙未生僞經僞傳未出二劉賈馬安得先見之乎劉歆移讓太常博士

古文書十六篇孔安國獻之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陳發秘藏傳問民間書有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儒林傳安國授都尉朝授庸生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暉暉授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璜暉等皆貴顯是都尉朝等於古文全書不特見之而且有師說矣若安國有傳必當列之學官何止用庸生之遺後漢書孔僖傳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僖爲安國子孫非他經生可比豈亦止傳二十八篇孝章好古右文僖生其時果有先世遺傳何不上之天子而乃俟數百年後梅賾始上之乎儒林傳張霸書凡百孟鄰堂文鈔

卷六

漢儒不見尙書辨

六

二篇則霸書四倍於二十四篇且餘之矣司馬遷在霸前百年史記儒林傳已云古文多十餘篇則十六篇之說非始漢志且志有言篇有言卷有言篇而復言卷篇卷自是兩義焉得訓篇爲卷更以十六篇爲二十四篇也儒林傳又云霸書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並並後謀反乃黜其書則霸書之僞當時已共知之所謂中書卽劉向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之中古文校之知非是者向歆父子也班固去歆時不遠固嘗預典校書固之藝文志卽歆

之七畧著其僞於儒林傳末錄其書於藝文志中於理必不然矣朱子云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自是儒生始多議之而古經十六卷卽張霸僞古文二十四篇漢儒所治不過伏孔相同之二十八篇則皆未之議也夫漢儒所治止二十八篇猶可說也古經十六篇卽張霸僞古文則大謬矣夫古文旣起十六篇者必實實有之兩漢盛時不過如毛詩逸禮左氏春秋時隱時顯未立於學官耳非不秘府藏之儒林有之也自蹟書行孔穎達爲之疏世遂以蹟書爲眞反以漢儒所見爲僞不亦愚且誣乎

孟鄰堂文鈔

卷六

漢經見古文書辨

九

孔安國書傳辨

孔傳之僞先儒辨之已晰顧尙有未及者漢書儒林傳司馬遷載堯典諸篇多古文說說卽史記所用訓詁是也孔傳每與之異一也漢書地理志古文云云桑欽云云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云皆孔說也孔傳槩不之及二也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孝成皇帝陳發秘藏傳問民間古文書有膠東庸生之遺不言孔傳三也兩漢經師毛詩鄒夾春秋費高之易雖未立博士然皆列之史傳孔傳則未有及之者四

也後漢書孔僖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亦不言有傳五也尤可異者安國自序云承認作傳會國有巫蠱事不復以聞世豈有受命天子可不復命者乎陸德明經典釋文云王肅註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孔穎達尙書正義云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則今三十三篇之傳殆攘王註爲之餘二十五篇之傳辭義益下又不知何所剽竊也而德明穎達反誣肅爲盜孔豈不悖哉

孟鄰堂文鈔

卷六

孔安國書傳辨

三

孟鄰堂文鈔卷之七

武進楊椿農先氏著

曾孫魯生校字

數往知來說

先天之學邵子啟之而闡其義者朱子也然數往知來之說朱子與邵子微有不同邵子云順若順天而行左旋也已生之卦也逆若逆天而行右行也未生之卦也而左旋始於某卦訖某卦止右行始於某卦訖某卦止邵子皆未明言則不知已生未生或分言八卦抑合言之也朱子云起震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自巽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則是

孟鄰堂文鈔

卷七

數往知來說

一

陽卦左旋陰卦右行比邵子說爲指實然一圖之內陰陽奇偶中分爲二而陽卦不得有未生陰卦不得有已生似亦不無可疑朱子同時項平甫謂上文天地定位據八卦已成之後故曰數往者順下文雷以動之據八卦始畫之初故曰知來者逆頗得經文前後語氣而明章本清謂自乾純陽歷兌離至一陽之震自坤純陰歷坎艮至一陰之巽爲數往自震一陽歷離兌至乾之純陽自巽一陰歷坎艮至坤之純陰爲知來則全圖貫通陰陽生生不已似合邵子之指抑余有聞焉先天圖未出韓康伯註易云於往則順

而數之於來則逆而知之孔穎達諸儒皆守其說橫渠南軒二張子亦以爲然竊思易爲卜筮而設故曰彰往察來又曰以前民用則韓說未爲不可余又聞之師曰此蒙八卦相錯言卦之已成者爲往未成者爲來蓋卦象先外後內如雲雷屯山下出泉蒙皆已成之卦積而數之故順卦辭先下後上如初九上九方卦之未成推而知之故逆而畫卦重卦必自下而上自內而外故曰易逆數也其言亦甚有據要之易道廣大無所不該繫辭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諸家之說原可並存求其卽圖觀易孟鄰堂文鈔卷七數往知來說二

克明俊德說

自古聖哲之君必皆賢人爲之師友若湯之於伊尹武丁之於傅說文王之於二虢是也堯之克明俊德亦然間以堯典與中庸九經參之堯典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中庸之修身也克明俊德中庸之尊賢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中庸之親親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中庸之敬大臣體羣臣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中庸之子庶民來百工

柔遠人懷諸侯也九經之賢不在親與大臣羣臣之內堯典俊德亦在九族百姓之前明卽尊之也堯典孔鄭傳註但云任用俊德之士命以大官賜之厚祿而不言尊之之道則俊德爲百官族姓中之大臣不必先敘之矣大學引與康誥太甲並言者蓋康誥爲在己之德太甲推德所由來帝典究德所由成次第秩然未可或紊人君上顧天命下明俊德皆所以自明其德故曰皆自明也大學註疏峻大也言堯能自明大德也則不特帝典與康誥雷同辭亦費而不達矣周之季也費惠公魏文侯尙能以子思子夏爲師孟鄰堂文鈔卷七克明俊德說

三

三代以降漢高祖之於張良唐肅宗之於李泌猶畧存其意故漢高以匹夫而有天下肅宗在外而復兩京二帝之子孝惠廣平亦幾危而復安者良泌二人力也若如大學註疏朝廷自二三大臣執事之羣臣而外無一尊信之人則君德於何成就大疑於何折衷骨肉之猜嫌誰爲弭釋欲其學之緝熙於光明治之不至於架漏烏可得哉至書禮二註自相矛盾鄭氏常有之蓋不足道也

朋自遠來說

朋友非父子君臣比也同爲五倫何也以輔仁也其

輔仁者何已有善己不知也友從而勉之則加進矣
己有不善己亦不知也友從而責之則速改矣故友
貴也且非特此也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
者斯焉取斯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
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善莫長於仁取善所以輔仁也
朋來自遠欲取之於我也來則我亦取之友矣孟子
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取善一鄉也一國
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取善一國也天下之善士
斯友天下之善士取善天下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爲
未足又尙論古之人則并古人之善取之矣所友益
孟鄰堂文鈔

卷七

朋自遠來說

四

廣所取益多故樂也否則甘陵汝南之部黨信從非
不衆也適招之禍奚樂乎呂步舒邢恕胡紘之信從
更不必言矣故君子之道在取善取善在擇交慎無
以信從爲樂而以不知爲慍也

君使臣以禮說

魯定公時公室日卑季氏之權日盛季氏之惡亦日
熾八佾可舞雍可徹泰山可旅顛與可伐尙有尊卑
貴賤上下之禮乎定公爲季氏所立且見其放恣如
此故待之也惴惴乎小侯之見大國不至如晉幽靜
之於趙魏韓齊康公之於田氏者幾希蓋觀於季年

邾子來朝公執玉卑其容俯則平日蕙慎可知故季氏安之獨免出亡之禍而子以君使臣以禮對者禮辨上下定民志且所以制中也君不敬其臣非禮也敬而屈節以行之亦非禮也不體其臣非禮也體而曲意以徇之亦非禮也惟事事一主乎禮無過亦無不及則以之班朝而官爵序矣以之莅官而官屬正矣以之行政而官職修矣貴賤有位上下有儀尊卑有等雖有飾邪擅主之臣亦將洗心滌慮而不自知故曰禮之起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此之謂也

孔顏樂處說

孟鄰堂文鈔

卷七

君使臣以禮說

五

仲尼顏子樂處子思所謂位也其事則素位而行也素位斯不願外不願外則居易居易故無入而不自得位無在而非是斯樂無往而不存樂也者非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有自然之樂第使稍知自好者有一時之素位卽一時之自得有終身之素位卽終身之自得孔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固樂也子路緼袍不恥曾皙風浴詠歸亦樂也而何處可尋何事可指哉小人終身願外則終身行險終身行險則終身在憂患中卽有時自以爲樂亦僥倖耳何自得之有哉世之人柰何舍自然之樂甘爲行

險之小人也

鄭聲淫說

孔子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朱子鄭詩集傳因不從小序而槩謂之淫奔竊思淫者過也樂記曰聲淫及商論語曰關雎樂而不淫皆過意也孔穎達鼓鐘詩正義王基云所謂淫樂者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謂之淫二說皆爲得之鄭聲今雖不傳鄭詩無論邪正其格調輕佻無復莊重敦和之指奚待被之於樂而始知其淫又何必出於淫奔而後可謂之淫哉

孟鄰堂文鈔

卷七

孔穎樂處說 鄭聲淫說

六

賦詩卽歌詩說

或曰班固云不歌而誦謂之賦春秋諸侯卿大夫賦詩言志非歌也不得謂之樂夫固所言賦孫卿屈原之賦也宴享賦詩必高下其聲以出之絲竹管絃以協之其事正與歌同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賦湛露是賦非歌乎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是歌非賦乎不得謂賦非樂明矣

九族論一

先儒九族之說有二尙書夏侯歐陽禮戴氏春秋左傳杜氏皆云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

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之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尙書孔馬鄭詩毛氏則上自高祖下至元孫爲九夫父族尙止五屬母妻之族反各及其同姓不所厚者薄所薄者厚乎父女昆弟或一人或二人多或十餘人所適必非一姓已女昆弟已女子子女昆弟亦然則姓不太多而族不太雜乎母之父母妻之父母尙各爲族何以處父祖曾高之母族從母之子爲族何以

孟鄰堂文鈔

卷七

賦詩卽歌詩說九族論一

七

處父祖曾高之姑子父祖曾高之從母昆弟乎夏侯杜氏等之說疏矣而孔鄭說亦有不可通者夫族者屬也高祖之族吾曾祖而外曾伯叔祖以下也曾祖之族吾祖而外伯叔祖以下也祖之族吾父而外伯叔父以下也父之族吾身而外吾兄弟以下也若子若孫若曾元吾尙在其族於何屬乎且人之生能逮高祖之存者鮮矣又安能逮高祖之世自分爲族耶左傳桓公六年疏云葛藟刺棄其九族必族疎遠恩情已薄故刺其不親耳子至元孫已之所生育也人誰不親而謂棄其出曾孫出元孫者乎斯言最爲近

之則無論高元不易相逮卽相逮亦不爲族明矣春
秋諸侯之族莫著於宋閔有戴武宣穆莊之族成有
穆襄之族文有戴武穆莊桓之族平有戴莊桓之族
蓋一世一族惟無子及無兄弟者無之故平公之世
有九世祖戴公之族意堯之九族亦類是乎蓋自帝
嚳推之至黃帝高祖之族爲九也曰大傳云四世而
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
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烏得尙爲族耶曰大傳不
又云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夫服有
盡而情無窮高祖以下與我甚親者也親之不待言
矣五世以上其服已盡其情易疎以易疎之情處無
服之族得不有塗人視之者乎夫一本而遽至於塗
人聖人所大不忍也故親之急也止於九何也曰勢
也服止於五族止於九聖人之不得已也親親之情
合族之義雖百世可也然則異姓不得爲族乎曰漢
書如淳註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蓋自同姓言之爲九
族合同異姓言之則三族也鄭康成周禮小宗伯註
禮記仲尼燕居註三族父子孫也儀禮昏禮註父昆
弟已昆弟子昆弟爲三族皆非也曰姑之子姊妹之
子從母之子如之何曰姑子當附祖族姊妹子當附

父族父祖曾高之姑子當附歷代祖族從母子當附母族歷代祖母族其勢更益疎矣而情不能忽然者當附歷代祖族所謂事由義起禮以情生者也而女子之子則鄭駁夏侯歐陽云女雖適人字猶繫姓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則又何族之可名哉

六宗論

六宗之祭漢晉諸儒人人異說以爲天地春夏秋冬者伏生馬融也在天地四方之中助陰陽變化爲上下四方之宗者歐陽和伯大小夏侯也天地間游神

者孟康也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星辰水

孟鄰堂文鈔

卷七

六宗論

九

火溝瀆屬之者孔光劉歆也天宗三日月北辰地宗三山河海者賈逵也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者鄭康成也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孔叢子所載孔子之言王肅尙書註用之今所行孔傳卽王註也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劉邵也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司馬彪也地有五色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者虞喜也三昭三穆者張髦六代帝王者張迪也凡十有一家竊嘗合考其說卦爲物象何由祭之杜佑之駁孔劉是也而顏師古以六子之說爲最通謬矣陰

陽變化空虛無據而謂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唐虞盛時有是祀乎兩漢魏晉雖用歐陽夏侯之議不敢以爲是也類于上帝望于山川經有明文六宗非天與山川可知故賈馬二說鄭康成司馬彪杜佑辨之甚晰地示之祭不見於經然山川卽地天尊地卑故祭天詳祭地畧虞喜六爲地數已失之鑿劉昭云地表數中九鑿矣類禋在輯瑞之前非因巡狩受終方及諸祀非遺祖先祭法虞夏商周宗止一人商之賢聖之君六七作稱宗者三君而已焉有三昭三穆盡爲宗乎張髦之言非也星兼列宿司中司命文昌之第五第四星風伯爲箕雨師爲畢亦星也辰特所會之次舍耳不宜列而爲六此康成之失也日月星有象四時寒暑水旱無形康成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日月已在類帝之內不宜祀之爲宗司馬彪云四時寒暑日月衆星水旱則所宗者八奚止於六劉昭云此果夫子之言後儒何復紛然則王肅亦失也周禮大宗伯小戴記祭法俱不言六宗鄭王於二書所列各除上下文惟指中間六者爲宗非臆斷乎晉志肅以六子對魏明帝而康成註大宗伯亦無六宗之文則鄭王之無確見亦可知矣劉

邵六氣孟康游神皆歐陽夏侯之緒論耳司馬彪歷
詆諸家謂不宜立六宗之祀而復祖述賈馬稍變其
說創爲天地四方之宗不更支乎以余論之方舜受
終之日上帝山川莫不有祭豈於前代聖王遺之周
書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傳以爲殷家祭祀國語展
禽論祀典前哲令德之人爲民質者祀之則張迪前
代帝王之說理或然也元魏孝文以昊天大帝及五
帝爲六宗前此諸家遂廢夫天一而已焉得有六此
特讖緯之言杜佑以爲至當非惑歟張迪之說惟見
杜佑通典而佑以爲不堪錄然後之言六宗者莫善
孟鄰堂文鈔卷七六宗論

焉余故獨採之而爲之論如此

三江論

昔之言三江者不一其云彭蠡所分而不詳其水名
者賈公彥周禮職方氏疏二孔尙書傳疏也其云松
江婁江東江者顧夷吳地記庾仲初揚都賦註而張
守節史記正義尤詳其云吳越間水者韋昭謂吳松
錢塘浦陽郭璞謂岷浙松也其云中江南江北江者
桑欽禹貢山水篇以出蕪湖至陽羨入海爲中江河
水篇以石城分江水爲南江而一不言中江一不言
南江其言毘陵北水爲北江則二篇俱同班固中江

與禹貢山水篇同南江則在吳縣南入海而不名毘陵縣北之江爲北江鄭康成以大江爲中江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初學記以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荊州記以江出岷山至楚都爲南江自犍爲至潯陽分九道會彭澤經蕪湖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入海爲北江王介甫本桑欽蘇子瞻同康成時瀾以漢爲南豫章爲北微與蘇說不同夫江河之水大矣下流泛溢之處禹故分之以殺其勢孟子云禹疏九河管子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云禹疏三江司馬遷云禹疏九江其義一也二孔孟鄰堂文鈔

卷七

三江論

口以下由南向北由西向東所謂北江者蓋江之下
流對上南入言耳使名漢爲北江則其文當在東匯
之上不得在彭蠡下矣且漢已入江則江漢合一
大
江之外又安有東流之漢水乎導江經云過九江至
於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東陵解如
漢志宜在廬江北會于滙則水經沔水篇云江東北
出居巢縣南註云遵巢湖東逕烏上城北者是也蓋
大江至此與湖水會故曰滙既會之後歧而爲二支
流者爲分江水經流者卽爲中江中者正也中江北
江本是一江以下流而言故謂之北以經流而言則
謂之中非有二也彭蠡不在三江之內故經云彭蠡
既豬又云三江既入三江與彭蠡並列而強以彭蠡
爲三江之一不更支乎欽固創南江之名失之太鑿
然所謂三江者皆出於大江深合疏下流之義以今
考之志中吳縣入海之南江不言所出餘姚入海之
分江水不名南江而水經有江至石城縣分爲南江
東至餘姚入海之文則石城水卽吳縣江上流而入
海不同者漢時縣境廣闊吳縣餘姚一在水北一在
水南故各據一岸言之又水經南江歷湖口東則松
江出焉松江爲分江水別源分江水亡以松江當三

江之一猶今汝源斷以西平遂平諸水爲汝源耳此江之可考者一蕪湖水經漢志俱云陽羨入海而不詳其所出名勝志中江卽瀨水一名永陽江在溧陽縣西北寰宇記荆溪卽古中江劉穆之云船從義興通江至蕪湖蓋今高淳溧陽之水下流至宜興由太湖入海者卽欽固所言蕪湖江也此江之可考者二毘陵江江之經流今自武進東逕江陰常熟至太倉州入海漢志云毘陵入海又云江都入海蓋亦各言一岸水經沔水篇言過毘陵不言入海所謂文有脫簡世遂以東逕黃橋下者當之非矣明景帝實錄孟鄰堂文鈔

卷七

三江論

十四

景泰三年正月乙卯御史練剛言江北白塔河在江都縣與江南孟瀆河參差相對孟瀆河今屬武進此江之可考者三石城之江久已湮沒蕪湖之江五堰築而其流始狹東壩成而故道不通今惟大江在耳世儒目不見石城蕪湖之江妄以東滙北會合而爲一中江北江分而爲二甚之疑惑經文塗抹點竄又泥南北中之名而三江之指晦矣余故本之經文參之欽固取漢志三水而去其南北中之名非敢立異也亦求不悖於聖人而已

禹貢爲導川紀耳山亦可導乎曰導者導其脈也川有川之脈山有山之脈也篇首隨山隨山之脈也隨山之脈而導之則木可刊高山大川可奠矣史記夏本紀導九山司馬貞索隱云岍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岷古文分爲三條尙書正義馬融王肅以岍爲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元分四列岍陰列西傾次陰列嶓冢次陽列岷山正陽列陰言北陽言南也史記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維首在隴蜀以今輿地考之岍西傾嶓冢岷山皆隴蜀也岍在隴州南三峰霞舉西鎮吳山也西傾在洮州衛西南孟鄰堂文鈔

卷七 導山論

五

一名嶺臺山又名西疆山在洮州衛西南番界番名羅插普爛山近黃河自東折西北之東岸延袤千里凡黃河以南諸山無大於此者外跨諸羌直西域之正東矣嶓冢有二一在秦州西南西漢所出一在寧羌州北東漢所出南北相距五六百里地志二山支脈相聯屬其實祇一山也岷山北起番界谿訶起伏西南走蠻箐中南抵成都府西緜互幾二千里皆岷山也司馬遷言維首蓋卽此四山矣由岍而東爲岐山縣東北之岐山其陽古公所居也又東爲荆山在富平縣西南古文北條之荆山也山脈至是一聚禹

之導山者此其一河卽吉州宜川分水之大河逾者正義言山從此渡河或云人逾非山逾謬矣壺口在吉州西南山脈逾河復起河水注其中形如壺然故名雷首在永濟縣東南一名中條又名首陽伯夷叔齊舊隱處也太岳一名霍山又名霍太山在霍州岳陽趙城靈石諸縣界古中岳今中鎮也山脈至是一聚禹之導山者此其二砥柱在陝州東平陸縣東南大河中亦名三門矣析城在陽城縣西南王屋在濟源垣曲陽城三縣境山有三重其狀如屋上有太乙池濟水發源處也山脈至是一聚禹之導山此孟鄰堂文鈔

卷七

導山論

六

其三太行發脈河南之河內延袤千餘里迴環京師西北昔人稱天下脊恆山在曲陽縣西北阜平縣東北北岳也碣石在漢右北平驪成縣西南海卽渤海禹之導山者此其四而陰列之山脈聚於是矣司馬遷云尾沒於碣石卽此也碣石或云在今盧龍或云在灤州或云在撫寧在樂亭在昌黎在青縣在海豐皆臆說也酈道元水經註海水西侵歲月逾甚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矣由西傾而東則伏羌縣西南之朱圉俗名白崖山其西南錦纜石鼓木梅天門等山皆朱圉之隨地異名者也又東則渭源縣西之烏鼠

一名青雀山渭水之所經也又縣延而東則華陰縣南之太華山層雲秀望之若華山脈至是又一聚禹之導山者此其五熊耳在盧氏縣西南東連永寧南接內鄉雙巒競舉狀同熊耳伊水所出洛水逕其北故經云導洛自熊耳也外方卽登封縣北之嵩山今中岳也其東曰太室西曰少室與密縣洛陽鞏縣接壤桐栢淮水所經在桐栢縣東信陽州東北峰巒奇秀東接隨州西接棗陽陪尾卽橫尾一名橫山在安陸縣北昔人言義陽有三關之險皆在今德安信陽界中此山蓋其尾脈也而或以泗水之陪尾當之非

孟鄰堂文鈔

卷七

導山論

七

次陰列矣禹之導山者此其六由嶧冢而東則南漳縣西北之荆山三面阻絕惟東南一逕通人蓋荆豫之奧區古文南條之荆山也山脈至是又一聚禹之導山者此其七內方在荆門州東北鍾祥縣南卽章山也大別在漢陽縣東北一名魯山亦名翼際山漢水舊於山南入江今改於山北矣禹之導山者此其八而次陽列之脈聚於是矣由岷山而東南則衡山縣西之衡山尊卑差次七十二峰南岳也九江今不可考劉歆謂鄱陽湖之湖漢等九水班固酈道元陸德明謂漢尋陽縣之烏臼等九江鼃以道曾彥和謂

洞庭湖之湘沅等九水也敷淺原在德安縣南舊名
傅陽山或以其卑小不足表識疑之夫高大之山尾
脈必卑大別陪尾是也且或生於海中碣石是也又
何疑敷淺原哉禹之導山者此其九而正陽列之脈
聚於是矣夫天下之山莫高於梁雍而冀次之荆豫
又次之青徐又次之揚竟地卑萬流所轄濤潮泛決
觸地成川揚州雖有會稽天目廬山灑山茅山黃山
九華山之屬然皆不如西北之山之高且大矣故諸
州以山爲界揚竟無之亦無所治之山以此也東坡
書傳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有近而不相連者有
孟鄰堂文鈔

卷七 導山論

六

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九峰書傳分南北二
條以江河爲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爲二焉亦卽東坡
之意而用康成之四列者也易曰山上有水蹇懷山
襄陵之象也禹之導水以山爲主所以解其蹇也而
水之從山者亦卽在所導之中蟠冢導漾岷山導江
是也導河導沅導淮導洛導渭其文異則其導亦不
同矣公劉之遷豳也相其陰陽武王之營洛也南望
三塗北望嶽鄙自古建都度邑未有不先奠山者而
况荒度土功弼成五服之初乎先儒云導山祇以通
水又云表識諸山之名見施功次第初非有意推其

脈絡所自來夫不推其脈絡所自來非所謂隨山矣則功之次第何由而施木何由而刊高山大川亦何由而奠也哉

文侯之命論

左傳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杜註以攜王爲伯服顧寧人日知錄引竹書紀年號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以正之則攜王乃余臣非伯服已史記秦本紀周避戎難東徙維邑文公十六年伐戎戎敗走文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二諸侯年表秦文公十六年實周平王之二十一年與竹書

孟鄰堂文鈔

卷七

文侯之命論

九

紀年晉文侯殺余臣之歲同蓋攜去岐不遠號公與戎共立余臣於攜戎敗走余臣死岐地始爲秦有若云岐爲戎據則春秋時狄殺衛懿公未曾有衛逐周襄王未曾據洛何此時之戎獨能久居於岐乎周室兩王並立代皆有之若惠之子頽襄之叔帶悼之子朝皆是也其後子根子宰竟分爲二則平王都洛與惠王處櫟襄王處汜敬王次渠如劉何異而謂平王止避西戎非避余臣乎文侯之命則傳記之說有二竹書紀年平王錫晉文侯命命仇也與孔安國書序同史記晉世家襄王使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伯作晉

文侯命命重耳也與左傳劉向新序同蓋文侯入平
王於成周而殺余臣文公定襄王於邲而殺叔帶其
事同而尚書所錄之命命重耳非命仇也其稱文侯
不稱文公者晉本侯爵故耳若謂爲仇仇之前未嘗
有此安得云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又安得云追孝
于前文人前文人非文侯仇而誰哉仇之命竹書紀
年在余臣初立之時重耳之命左傳史記在叔帶既
殺之後而書云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子嘉又云其
歸視爾師寧爾邦夫余臣未死國家多難仇方在公
宣力何暇言歸而書辭則已若無事者其爲命重耳
孟鄰堂文鈔

卷七

文侯之命論

三

益明已間又以左傳史記竹書紀年參考之仇弑虜
叔自立在幽王二年錫命則平王元年猶春秋隱公
十一年軌弑隱公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之類蓋錫命者命爲侯非命爲伯以其篡弑故遲之
昭公十五年景王責晉籍談述唐叔之鞏甲大路文
公之秬鬯彤弓而不及文侯所賜則文侯固未命爲
伯已平王之立於申申許魯鄭之事其入洛晉始與
衛鄭秦同之其後秦敗戎師晉文侯始殺余臣與晉
文公辭秦師而獨勤王者不同平王奚爲捨諸國而
獨命晉爲伯哉

秦誓論

蓋嘗讀詩書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非以其
賤仁義也以其貴仁義而不之行特假之而已假之
不久而復歸之所以不道之也不道之者爲學者言
耳而聖人則未嘗不錄其是而恕其非論語曰齊桓
公正而不譎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
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葵邱之
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歆血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

夫非仁義而能正而能仁而能有是五禁乎尙書未
載桓公之事衛詩木瓜正所以美之也晉文公則孔

孟鄰堂文鈔

卷七

秦誓論

三

子言譎而不正者史記踐土之會周作晉文侯命宋
襄視桓文不及然今之商頌史記韓詩皆云美宋襄
公楚莊事詩書未有而王孫圉之言寶善舅犯之對
仁親與秦穆个臣之誓曾子同引之於大學蓋聖賢
薄責於人而不求備人有一言之幾乎仁義則取之
一事之近乎仁義則紀之而豈獨求全於五霸乎議
者以秦誓爲聖人所錄謂其幾於王道又云髣髴乎
王者之意象焉而桓文宋襄楚莊則皆深斥之夫秦
穆不用蹇叔於生前歿用三良以爲殉從死者至一
百七十七人尙可謂仁義乎秦誓之篇一時悔過之

言耳聖人取之猶之畧晉文之謫而錄其命也豈有他繼周而王之意乎議者乃謂秦得鎬京而日強天下勢駸駸乎日趨於秦聖人不得不見其微於刪詩定書作春秋之際又云夫子於書以秦誓終以見周室之不復振母乃溺於俗見徒以成敗論乎

孟鄰堂文鈔

卷七

秦誓論

三

孟鄰堂文鈔卷之七

孟鄰堂文鈔卷之八

武進楊樵農先氏著 曾孫魯生校字

二南論

南之始何自乎樂記曰夫武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南之所由起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南之所以有周召也史記燕世家成王時召公主陝以西周公主陝以東詩之陳蓋在此時鄭康成云文王爲西伯令周公召公施教於所職之國雍梁荆豫之人得二公之德尤純武王定天下錄其詩屬之太師以爲周南召南夫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文之德也忍令周召二公分地設教於事殷之日乎商書西伯戡黎經師或云文王或云武王尙皆未定豈有文王自爲西伯復於其下立二伯者乎若受命稱王立之則又非事殷矣豫州爲商之王畿沫邦牧野恐非二公之教所能及也揚子法言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史記召公卒民人思之而作甘棠何彼穠兮之二章三章曰平王之孫平王爲武王十二世孫其去文王也遠矣劉向列女傳作芣苢者蔡人之妻賦行露者申人之女鄭元箴左氏膏肓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

地在六州外矣蓋周召既歿代爲伯者所陳皆得附於其後故爲時久爲地廣所載之事亦繁以其采自民間儀禮謂之鄉樂小雅鼓鐘詩以雅以南文王世子胥鼓南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舞南籥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蓋南爲樂名南之有周召猶雅之有小大頌之有周魯商也毛鄭乃創爲王侯異風賢聖異化孔穎達又從而附會之不亦謬乎

關雎三詩論

固矣夫漢儒之爲詩也關雎爲思賢作序詩者言之

特未暢其說耳漢儒以支辭解之蓋爲淑女泥也夫

孟鄰堂文鈔

卷八

關雎三詩論

二

淑女非他喻賢也君子好述言賢之作君股肱耳目輔成君德也寤寐求之言求之通於寤寐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悠哉輾轉反側言求之未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鹿鳴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彤弓詩云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之意也夫惟悅賢之誠思賢之切如此故能得太顛閔天等以爲四輔而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亦莫不有其人武王繼之有亂臣十人而天下治矣子曰關雎樂而不淫樂得賢也哀而不傷憂在進賢也而豈不淫其色哀窈窕云乎哉若如毛鄭之

說宮壺皆賢亦止內官九御各得其人而已若如語類所云非妾媵作外人不能形容到此則輾轉反側與靜女之搔首踟躕何異而琴瑟鐘鼓又何殊濮上之新聲淮水之鼓鐘也乎且於太姒始至時用之與昏禮不用樂之義左矣何以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乎左氏傳曰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卷耳詩序亦有求賢審官之說與關雎義合蓋官人國之急也求賢實爲之本尙書君奭篇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賢之關於周不輕矣文王汲汲以求寘之列位比於河洲之苕菜流之采之芼之而頃筐卷耳常以不盈爲慮雖陟高岡馬瘠僕痛而采未已也否則懷人而陟高岡豈婦人事馬瘠僕痛而所采寘之大道之旁有是理乎葛覃與二詩相間其義別無所見內則女子執麻枲治絲繭而不及葛繭詩亦不言之蓋葛之事輕與蠶月條桑八月載績不同故周官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而不與典絲典枲並列惟王之采葛唐之葛生出於愁人怨婦所歌非婦功也則刈葛豈后妃事也而薄汚我私私褻衣非女子所宜自言釋之者曰私燕服禮服而外皆私亦強辭耳寧安也父母在人子自外歸者

皆得言之而覲禮有歸寧乃邦之文則并非專指省親言矣今以關雎卷耳之義推之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施于中國維葉莫莫言葛生之廣且茂喻多士之生王國爲周楨而文王以寧也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猶鳳鳴高岡喻吉人吉士之藹藹惟君子命惟君子使也是刈是穫爲絺爲紵服之無斃言文王作人之久官人之宜猶芄芃棫樸萬民得而薪之又得而爇之也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言所任之賢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以其暇而作歌來諭也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漢石建休沐歸謁取孟鄰堂文鈔

卷八

關雎三詩論

四

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之也故關雎三詩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以示天下而教萬世在此小雅車牽詩曰匪飢匪渴又曰式歌且舞其意同於關雎卒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表記曰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夫新婚季女雖賢何至若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孔子引之何至言忘身之老斃而後已是知季女特喻言耳豈眞爲新婚詠哉後之讀關雎者慎無泥淑女斯可矣

大雅縣之首章曰古公亶父至于岐下爰及姜女

聿來胥宇大明次章曰摯仲氏任曰嬪于京乃及
王季惟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六章曰于周
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思齊首章曰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
徽音則百斯男以三母之聖大雅詠之者不過如
是蓋內言不出外政非婦人所得與也今序二南
者一則曰后妃再則曰夫人譜二南者言后妃夫
人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疏言后
妃夫人皆大妣也夫周自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
而文始平之豈無外德可詠而必推其內助太姜
孟鄰堂文鈔卷八關雎三詩論五
之貞順率道大任之端一誠莊豈無一事可歌而
獨歸之大妣牝雞無晨牧野之所誓也在君聽婦
言則斥之在文王則六州化洽皆指爲后妃夫人
之德從而嗟嘆之詠歌之可乎且關雎三詩旣爲
大妣而作奚俟周召分陝始陳於二公施教之國
乎此皆義之可疑者附識之於此

鵲巢三詩論

鵲巢采蘋非夫人詩采蘋非大夫妻詩也何以言之
左傳昭公元年虢之會趙孟叔孫豹入於鄭鄭伯兼
享之趙孟爲客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杜註

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
省穡而用之杜註穡愛也文公三年秦伯之爲君也
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則鵲巢采蘩俱爲得
人詠非宮壺詩已禮記射義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
以采蘩爲節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
禮運曰大臣法故卿大夫之節在循法儒行曰儒有
席上之珍以待聘故士之節在不失職夫人之不失
職大夫妻之循法度何取乎射節有四天子奏騶虞
樂官備也諸侯奏貍首樂會時也卿大夫之節用大
孟鄰堂文鈔

卷八

鵲巢三詩跋

六

夫妻之詩士之節用夫人之詩於禮又何別乎竊意
二南六詩其義有相發明者關雎之采芼葛覃之刈
漣卷耳之采采上之求賢也猶書言敷求哲人旁招
俊乂也鵲巢之居之方之盈之采蘩之用之采蘋之
盛之湘之奠之下之熙績也猶書言爰立作相列于
庶位也其以之子季女言者于歸爲居室之常蘋蘩
爲中饋之職以內助之得人喻九德之咸事其感人
深其入人尤易也豈眞爲夫人大夫妻詠乎余故旣
爲關雎三詩論復論鵲巢三詩者如此覽者其或有
取焉

王及十一國詩論

周初列國之樂有等必皆賜之天子小戴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穀梁傳曰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是也其非賜則無樂無樂故無詩厲宣以降諸侯放恣考室而獻六羽者有之公庭萬舞者有之坎其擊鼓坎其擊缶無冬無夏植其鸞羽植其鸞翮者亦有之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並坐鼓簧者又有之有樂於是有詩詩之興自厲宣時始至襄頃時益甚蓋各國以自著之詩播之爲樂所謂樂自諸侯出也或曰列國既皆有樂詩止十一

孟鄰堂文鈔

卷八

王及十一國詩論

七

國何也吳楚大國何亦無詩曰楚自成王與齊晉秦迭爲霸主未遑文事平昭之際始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獻於君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其君若相寶之吳壽夢前未通上國夷昧遣札出聘始觀周樂於魯所以皆無詩也他若杞鄆邾莒自卽於夷又不必言矣曰曹鄆國小鄆又先亡何反有詩曰樂不論國大小惟其君侈然自命者作之國語周史伯曰鄆仲恃險有驕侈怠慢之心曹爲文昭壤聯宋魯有樂亦奚足怪曰邶鄘已并於衛魏并於唐何以亦皆有詩曰鄭之滅鄆在周幽王十年晉之滅魏在

周桓王十六年相去百有十年鄆尙有詩魏何不可
有詩邶鄘衛皆殷舊都周公以封康叔者也班固云
三國之詩相與同風蓋其事皆衛事則其詩爲衛詩
其分爲三者音節或不同耳曰王詩不入雅亦不入
南而名爲王何也曰此東遷後王朝新作之樂詩耳
今卽其辭讀之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王詩皆有焉歐陽永叔胡康侯謂黍
離降爲國風爲迹熄詩亡之證夫抑與賓之初筵衛
武公詩也青蠅刺魏武公信讒也皆列於雅若黍離
爲降三詩將遂可爲升乎宋程泰之近世顧寧人謂
孟鄰堂文鈔卷八 王及十一國詩論 八
王及十一國之詩不入樂余竊謂不然故先敘其所
以爲樂者別具其說於樂論云

